隨山館尺牘

隨山館尺牘卷上

山陰汪　瑔玉泉

復宋省君

承示海防策宗論宏議鑿鑿可見諸施行黃公雖不能用足下之言然此文自足不朽古之立言者期於吾說之策不可易。不用之於今日者安知不用之異日乎。自明以來言海運者多矣有以爲可行者有以爲不可行者至今日而竟不能不行之而於國計乃大有所益然則事亦何常之有足下海防之策安知不如昔人海運

之說耶第二三篇字句有失之太繁或失之太簡者輒率鄙意識於上方所摘亦未必悉當姑以復下問之意而已近蜀中刻眉君遺集中無海防策殆佚其稾耶抑眉君存日自刪之也穀菴附記

與某觀察

昨奉手札詢以治粵之道僕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之於師矣師之言曰治粵者必先以靜粵人氣浮而志囂譬之於物殆猶水也制水者必以土土靜而水動制動必以靜理也亦勢也世之求急效者乃以動制動此如奔流劃悍以風激之小者爲波大者爲瀾又甚

則驚濤駭浪泛溢四出蛟龍爽勢鱗介隨之其變幻萬狀不可測矣然而風力既倦水勢亦退卒之嗒然復其故而已而隄岸之潰決田疇之淹浸廬舍之湮沒舟航之傾覆其害已不可勝數故善治粵者其初必以靜持之寂然不動行所無事而於其間陰察其勢之所趨患之所中熟思審處度夫事之必當爲而吾之才又必能爲者力而爲之不傍撓不中沮期於如吾之所欲爲而後止其始亦必有譏訕駭愕者逮乎政成事舉則羣喙咸止眾心悉孚矣如是者一二事之後其餘必皆迎刃

而解迨至恩威並著政令畢行然後示以好惡使士民知所趨舍益之以文教使士民知所效慕粵地殷阜庶而富富而教其事良易也此亦如治水然既順軌而循行則引之以灌溉導之以朝宗水之害去而水之利見矣先師之言如此僕初聞之未甚解也旋遊數十年蹤迹所至幾遍於嶺南東道審輿情之向背究吏治之得失竊以爲治粵之術無逾於此者辱承下問謹舉以奉告意者尙足以備采擇乎若夫毛舉細故以溷視聽則非僕之所敢出度亦非公之所欲聞也率臆妄言惟恕

其枉謬幸甚幸甚

代致某觀察

作事不可畏難亦不可不知其難事須人爲故得人是第一要義公欲辦保甲試思所屬州縣中有眞肯辦此事能眞辦此事者乎肯辦而不能辦者尚可以委員紳士助其不及彼不肯辦者公將何以處之撤任則藩臬主持公無其權也公以檄督彼以牒應仍空言耳而書吏差保以造冊爲名需索騷擾弊且不可勝言鄙意公甫到任姑緩之俟州縣得人再圖此舉何如

與黃玉舟

承示策畧二十篇筆力浩瀚雅近龍川雖矜嚴未足亦是小小疵病耳惟第二篇謂爲國必先求富彊然後可施政教語殊有病富彊亦須以政教致之卽貧弱時豈遂可無政教耶民必先富而後國可富上能自彊而後兵可彊卽云富彊亦不但府庫之充兵甲之利也篇中云云似尚未揣其本我輩作此等文字固皆是空言然此文既在世間安知無采其說者立言何可不愼況卽以文字論亦是大罅漏乎辱足下謙抑下問輒書鄙見奉

質勿罪幸甚幸甚

又

來書謂人才天生之亦須天成之大是大是姑無論其他即以文士論朋輩中如季求者年甫弱冠其才氣已不可一世使其擴充精進必有所成乃年甫二十五而遽摧折之豈非天不欲成其才耶又如某某翬天姿不如季英然其初皆力學深思期以文章自見乃或艱於科第爲制藝耗其精華或困於衣食以奔走損其神智迄於今日幾無意於千秋使其早得科名或家計猶足

自給亦何致頹廢枯落一至於是哉惟僕則無可說者僕自成童以來其所身歷饑寒戎馬瘴癘波濤也艱難危窘之中如居圍城時礮矢颯颯從頭上過亦未嘗束書不觀乃今年近五十迄無所成就蓋資稟太弱志趣太卑其無所成就自限之非天限之也自四十一歲病後精力益減近日所作文字非迫於酬應即聊以自娛尚何能作傳世之想乎來書乃一若深惜之者此是足下偏嗜過愛僕非其人也若當世人才則尚有說近日讀曾文正胡文忠兩公遺集皆以留意人才爲務卒成

中興之功二公所取之才惟湖廣安徽三省居多此外尙有十五省及東三省其敢謂此中無人乎大抵有才之人不自表襮非流俗所識則知之難知之矣招之不以禮不至也則得之難得之矣置焉煖於孝舍待豫讓以衆人卽亦必肯盡心力則用之難用之矣騏驥捕鼠干將補履非所願也則得當難得當矣紫燕駕車參以駑馬赤堇鑄劍雜以凡鉛製肘多退心生矣則專任難近世居上位者動有才難之歎豈知所謂難者仍在己而不在人耶非卞和而求玉非薛燭而論劍連城之璞

莫邪之鋒有見如不見者矣況能得而用之哉如僕粗識文字文人之遊嶺南者未嘗無一日之雅若理學之醇儒經濟之大賢則未必與僕相往還矣何也彼之所長僕不能知也然使僕摶心揖志以求之知其所至之處必往謁必請見又述其傾向之誠與夫求教之切彼理學經濟者固未必摽之門外也士之求友且然況公卿之求士乎來書謂世固無無才無怪居上位者之不求此憤激之詞耳僕不敢謂然僕固無才其無所成就亦無足惜然天下自有才不可以吾未之見而遽斷其無

也無意妄言勿罪

與德林

大作廣東海防芻議所言練水勇製小舟諸條與故友朱眉君中書璧成立意大畧相似至謂沿海陸地亦須分東西兩路設游兵以備應援則眉君之所未及也陸路設游兵則布置嚴密然亦有可商者沿海幾二千里雖分兩路每路當顧者各千餘里敵舟輕漂瞬息百里陸師雖疾行不能及也若其倏東倏西則我軍疲於奔命又或以舟師數隊分犯各海口則我師備多力分矣

鄙見當以碉寨輔之濱海鄉村或數村或數十村合築一砦砦外築碉使聲勢聯絡敵至則入砦敵攻則互援其有險可扼者只築碉不築砦或如品字形心字形或如之字幺字形至少須三碉各碉彼此相距以擡槍子可及爲度以上皆胡文忠公在楚北時成法若鄉村無險則砦外四面築牛牆牆外築碉大約周三四十里之砦砦外當築碉十餘分作四五簇如有陂塘溪澗可引以爲濠則尤善矣如此敵雖登岸野無可掠攻城則不能越碉砦攻砦則各砦相應援再以水陸游兵濟之可以萬全至陸路

游師東西兩路每路只須三千人分作六營統帶營官率兩營駐于適中之地其餘四營分駐沿海要區距統帶正營近者一二百餘里遠者不過三百餘里敵少則本營擊之敵多則兩營合擊之敵之舟師不能過多我兵亦不必多也主客異形勞逸異勢加以碉砦制其進退敵多亦不足患況必不能多乎碉宜多築砦宜少築事平之後砦有流弊碉無流弊也至於修築碉砦當審地形籌經費非得人不可總宜用紳士不可用胥役陸路游師步軍可矣西路或兼馬隊高廉雷諸郡之地多平

原也然必先求統將撫事時練陣法練走法又須講求結營築壘之法廣東兵勇不能結營築壘所至散居民房不惟擾民且猝爲敵乘不能結隊出禦亦行軍所忌也東路惠潮兩郡鄉村多有砦即有無砦之處增築尚易西路則形勢平衍且民間素不知有此興築較難然得良有司董勸之亦非必不能成之事鄙見所及姑以質高明要所謂紙上談兵耳一笑

再三國時吳使紀涉宏璆如魏晉文王問吳戍備幾何對曰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

疆界雖遠其險要不過數四猶人雖有七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耳唐太和中李德裕在西川上命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以上二說亦防邊者所當知廣東沿海二千里若兵力不能徧守則當以重兵併守險要姑置其餘亦是一法也苟勉彊兼顧而備多力分無一處不守乃致無一處可守則失算甚矣紀汾五千七百里之數誤計道里閻氏若璩已駁之然其風寒之喻自是至理

與賈盧谷

以足下之才使當乾隆嘉慶間遇畢秋帆阮雲臺諸公必能發其聲名有聞於世今非其時矣十數年來當世所急者曰軍務曰洋務文章之士無所用之當途要人視文士如古物。不適時用。足下之無所遇又奚怪焉雖然士生此時能脫於兵革免於凍餒卽已幸矣一時之富貴本不足言千載之聲名亦難自信惟當如司馬子長所云隨人俯仰與世浮沈卽是素位而行之道。侘傺憔悴。徒令憂能傷人耳。僕上年春夏間以事多拂意秋間遂患肝氣旣念世間有爲法皆如泡影何足動心因

從事於莊列之書頗似有得今年入春以後所患漸平
僕才遠不及足下而所遇差同亦願足下勉攄襟期自
珍養術一切人事以白衣蒼狗視之則學問益深遂精
神益貞固矣謬叨摯交敢效忠告願留意焉

僕病時夢至一處見一老翁顧僕言治肝氣有神方
欲見之乎出之懷中則勿認真莫著急六字也霍然
而醒此夢是因是想均不可知此六字則治肝疾必
效之方也謹告足下請嘗試之

又

凡事豫則立豫者素定也先事以謀謀同築室不足爲豫也近有詩云徙薪曲突非無策橫草紆籌亦有人白髮野夫都不識梅花深處著閒身自謂似南宋人詩告之足下博一拊掌

又

章林來得手書知已平安到家骨肉團聚山林淸吉樂可知已來書謂兩年來遨遊南北遍覽各行省海疆形勢皆有可以據守之處而以中國財不足器不精不能富强爲憂身在隱居而心存當世布衣憂

國足下豈真古人哉然僕謂財之不足器之不精皆不足憂也財者賦稅之屬器者船礮之屬二者皆不能自運而待人以運者也無論不精不足也卽精矣足矣無人焉以運之非置於無用卽委以資敵焉耳故是二者皆富疆之末事也其本在於得人樞廷得人封疆得人則其得理財製器之人不難也得其人則財足而器精矣國家道光以前歲入四千八百餘萬歲出四千四百餘萬（見英相國奏疏）自咸豐以後洋稅釐金歲增逾二千萬每歲所入較盛時幾加十之五徒以冗費太多耗蠹亦甚故

時形圜紐耳去冗費絕耗蠹而財猶不足無此理也此理財之說也比年以來海內爭言機器之學中國精於此者實不乏人曩客潮州見海陽令楊君石松元華閩人也通西國機輪之法其所製三光儀泰西人亦稱之嘗語僕曰中國人製器不能勝泰西者其故有二一則泰西製器所用銅鐵之類皆通其術者自爲鍊冶故炙候之久暫質性之剛柔不失豪杪中國人不能也一則擬製一器其初造時不能無病泰西人必毀而更造造成尚有他病則又毀之而又造之往往一器之微不憚

三四改作故其器日以精然費則多矣中國人亦不能也中國之器不精此二者爲之也僕於製器之學茫然不解特聽其所言似頗有理夫器之不精在此二端知其故而改之則必精矣此製器之說也。理財製器之人皆爲人用者也善用之則財足而不病民器成而不耗國不善用之製器者止於耗費而已。理財者或且傷國脈而失人心。故不患夫財不足器不精患夫理財製器之無其人也。不患夫理財製器之無其人患夫有其人而無善用之者也。我

朝養士數百年必有魁傑英雋之才宏達英多之彥出於今日以副

國家之用者特吾輩未之見耳足下其姑俟之

又

承示題趙子昂青山白雲圖詩極似坡公惟末段詆子昂太過僕竊不謂然子昂詩文書畫自足傳世者之本傳爲人亦温和平易非傾邪之輩也其仕元之非自不能爲之諱亦不能爲之解然實其不幸耳使早生七八十年豈非一代勝士乎且較之留夢炎黃萬石輩又何

如乎子昂之仕元失足自誤而已跡其生平初無蠹國殃民種種害人之事夫害人者必誅自誤者可憫如子昂者惜其才哀其遇悲其不幸可也從而痛詆之亦何必哉亡友杜李英於牧齋梅村皆多恕詞僕謂梅村正子昂之比牧齋則不能告無罪嘗與之爭可知僕之無成見也古人往矣我輩又非史臣褒貶是非何關輕重特知人論世與其失之刻不若失之寬耳足下此詩改去末數語何如

又

得覆示謂僕學松雪書故持論左祖讀之不覺失笑僕前書非以松雪仕元爲是特悲其不幸不欲足下痛詆之耳僕雖嘗學其書亦復有何情誼而欲曲爲祖護耶況僕本不工書於趙書致力尤淺夫因學松雪而工書左祖之猶爲有故書既不工祖於何有足下此言得毋近於文致乎大作當改與否僕不敢復言要之足下詆松雪松雪不知僕祖松雪松雪亦不知也又何斷斷爲哉一笑

又

四朝聞見錄坿上世傳石琢堂臬使嘗燒此書其說見於沈桐威諧鐸中近有說部已辨琢堂無燒書事矣葉氏著此書於朱子頗有微詞然謂其載入當時劾疏及朱子謝表以證朱子之不忠不孝則葉氏亦何至此本書具存可覆按也桐威似未見此書誤聽傳譌率爾紀述小說家言本不足信特其說太可笑耳此書著錄四庫中豈琢堂所敢燒亦豈琢堂所能燒哉承詢輒以附白

又

知人難知非常之人尤難非常之人平日行事語言未必大異於庸衆特其安身立命之處自有不與俗同者此須以冷眼察其所忽以明眼瞻其所蘊乃能得之若平日囂囂然標高揭異自命豪傑者卽小有材智亦不足以當大任能當大任者平時儘與常人同臨事自與常人異所謂異者亦非故反常人之所爲也雖爲人之所爲而自人爲之則疎而危自彼爲之則密而安其措置經畫不動聲色功成之後亦絕不自矜若此者可以謂之非常之人矣然不能知之於平時何由得之於臨

事乎。且在平時又何術而知之乎。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

與方舟

承示讀唐鑑文五首其中裴白優劣論謂二人勳業大小難易不可知要之裴能舉賢才而白不能此卽白不如裴之證可云獨見其大矣且其事不見於新舊唐書足下讀其遺文微見端緒因博考羣籍參互得之是豈好作議論妄詆古人者哉然白之不肯舉賢亦自有故夫白卽裴所舉之一也當其未得志之時裴之稱白若

不容口白之於裴亦不敢少有齟齬迨至官秩甚崇勢位相等卽於裴之行事深致不滿其見之章疏者雖未嘗顯言彈劾而時一指摘頗有微詞幸爾時朝廷處置得宜裴亦置不深較遂以無事耳否則牛李洛蜀之禍不且見於爾時也哉白蓋慮我以此待人人將以此待我故同升諸公之舉斷不敢爲觀其語門生數言其心可見矣其不及裴固無可疑者足下論其事鄙人誅其心創起白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前月初九日省城之西忽起颶風黑氣隨之廬舍頹毀以千計人民死傷

以爲計此非常之舉不知古來嘗有此事否望考以見示、

與胡大令

嘗見人官州縣時頗有所建樹至道府已小減至藩臬督撫卽泯然無聞論者以爲金注之昏僕謂不盡然也其故牧令去民近道府已稍遠藩臬以上則益遠矣民隱不能盡知直言不可得聞措施何由而當乎此其難一也牧令之於民事躬自爲之道府以上表率而已代牧令以爲治則侵官其要惟在察吏然有明知屬吏之

賢不肖而事勢所格竟至欲進不能欲退不可者此不獨道府然即藩臬亦未必不然此其難一也二者之外又有限於器識才力者此所以黃次公作相聲名減於爲郡時也足下今日作縣令異日所到不可量然竊謂宜自審度苟自問不足以勝其任即宜於未任之前先自乞退大抵道府以下進退尚可自主官位愈崇引退愈不易矣足下天懷恬澹好官已出之爛熟或當有味於鄙言

復楊研菴

見示宋史餘論十篇議論深透筆意堅卓少香謂可繼龍川酌古論僕則以爲似葉水心也第二論中謂神宗時契丹已衰弱非不可圖特神宗安石非其人此意前人亦罕及之僕意神宗之圖契丹聚兵置將修城屯糧一時並舉都無實濟不足制人而聲迹已彰聞於敵正東坡所云迹若泥中之鬬獸者至於招誘高麗欲爲牽制一策則尤可笑也外夷朝貢中國名爲慕義向化實則因以爲利冀得厚賜又所攜貨物可免榷稅耳平日無深仁厚澤固結其心豈能遽爲我用先王於四夷來

則撫之不來則置之乃遣商船招諭已失體矣況高麗之屬契丹久矣彊弱懸絕又安能牽制之耶雖然此猶有所爲而爲之若但以朝貢不至引以爲恥輒自貶損招致以冀其來則尤無謂矣韓魏公云高麗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賢者之見固高於常人哉

宋太宗時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神宗乃招諭高麗欲以牽制契丹豈自以爲識高於太宗耶神宗之策不售至徽宗祖其故智結女眞以圖遼遼亡而北宋之禍成矣然則策之不售其害猶小也紹述亡國

此亦一端安石之罪其可解耶

又

凡作一事有主持之人有使令之人用人者於使令之人視繁簡以定多寡不必拘也主持之人則必宜寡而不宜多。一事也而數人主之其氣力相等者事前則意見歧出議論紛拏事後則有功互爭有過互諉百害而無一利也苟數人中有一彊有力者則其建議雖不當餘人亦惟唯諾聽從卽或爭之終必不勝是名爲數人共主之仍一人獨主之而已。人雖多亦奚益乎。大作政

論中兵刑財賦之事不可使一人主之之語似有病幸
再思之
政論中言鹽法之弊詳矣然必欲變法以救弊則又甚
難近世論者謂就場納稅一税之後不問所之則天下
皆官鹽凡招商徵課定地行引設官緝私種種繁文舊
法皆可省去此一說也陶文毅公澍已嘗駁之又謂場
竈餘鹽歸官收買則私鹽自絕餘利必饒此又一說也
然鹽之生於場竈者日出而不窮國家即有億萬金錢
亦恐收買不盡且物歸官買弊必蝟生如售之於官斤

得七錢售之私販斤得五錢彼竈場必願少得而售之私販不願多得而售之於官此其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然則是二說者皆不可行也天下事往往言之則可聽行之則甚難古人建一議立一法其初亦嘗熟思而審處之後人之智未必勝於前人竊以為改法以除弊不若去其弊之所中以還其法之本來足下以為何如

與某太守代

一昨得惠書以人傳某君為狹斜之遊垂詢有無其事

公以某君去家作客、恐其耽色忘身、又慮或致人言、致
滋官謗、此亦愛才慮事之深心、然某以為不必問、亦不
足慮也、賓客與官吏不同、司書記之客、又與他客不同、
官吏狎娼優、律有明禁、賓客則遊士耳、自裕尋春、青樓
顧曲、探之事理、似亦無妨、況書記所司、皆私家應酬文
字、於公事絕無所關、請託招搖、亦無所用、某君性情和
靜、斷不致因風選事、貽累居停、又何必鰓鰓過慮乎、昔
街卒平安之報、千載以為美談、太牢公相業無聞、類此
一端、以保全文士、猶得藝林之譽、今公於某君縱不加

擁護亦何必防閑、若以愛士憐才、恐其野田風露之間、不知珍惜、則密令所親婉爲勸戒足矣、僕身如槁木、夢不迷花、今以此語告公、初非爲某君文過、特以近來俗吏往往於子姓之驕恣、戚黨之憑陵、奴僕之作奸犯科、一無所問、而獨於一二賓客日事關防、某嘗笑其昧於體要、此種舉動、竊不願明公效之、用敢妄言、竟忘忌諱、幸垂聽焉、勿罪、

與某太守

子貢惡訐以爲直者、荀子則曰、公生明、後世居官者於

公之一字有所不足乃欲藉人之訏助己之明究之是非混淆賢否倒置徒滋益其不明而已而此端一開且爲風俗人心之害此某數十年來所目擊而竊歎者

與友人

世人愛才者少忌才者亦少悠悠之輩大抵謂人縱有才於我何與耳得遇愛才之人固是幸事然有愛之者必有忌之者此是陰陽對待自然之數惟能自斂鋒鋩不爭名譽庶媢嫉者差少耳足下既見知於某公將有忌者睨其側矣幸自韜晦以永吉綏

又

大吏之求才難於寒士之擇交。位分尊則壅蔽多有也。大吏之用人易於寒士之結友。權勢重則恩威易淡也。足下以爲然否、

又

來書極稱胡文忠公用兵先擇將安民先察吏二語、弟謂此二語、人人能言之特胡公能行之耳。世何嘗無擇將察吏者、無明眼。無誠心。則擇猶不擇、察猶不察矣、安得不讓胡公獨步

又

老聃有言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數言使好言西法者見之不知作何語

又

人動謂今世人才不如古人此言非也古人之庸庸者皆已不傳傳者皆非庸人也世間庸人多故覺今不如古耳其實今世何嘗無才有之而不知知之而不用用之而不當斯不能不讓古人矣人才亦須培植而成窮

約瓌晦以境遇損其神智、則人才之傷者一、蔑爲指麾、大受小知、差互參錯、使其疲頓、則人才之傷者二、又或媢嫉才賢、惡出己上、苕穎甫萌、亟加踐踏、則人才之傷者三、嗟乎天下人才有幾、成之者無一、而傷之者有三、尙冀今人之及於古、其可得哉、或謂此三者皆不足以傷非常之才、然非常之才、間世乃一出耳、有心世道者、見中人以上、粗可造就、便當提挈而扶植之、孫明復幸遭文正、遂得學官、習鑿齒不遇桓公、終身從事、古之賢者且然、況今世耶、況知其非常之才、而以爲不妨傷其

才此其居心爲何等耶彼抱非常之才者其將出身問世以爲一嘗耶抑亦潛蹤遁跡以冀自全耶如是則雖有非常之才亦必不見用於世矣而猶謂世果乏才其果然耶僕讀足下文集每有人才不足之歎而未嘗求其所以不足之故用敢發其狂言要之僕與足下皆布衣無知人用人之責故其言若是使謬致通顯亦未必能爲成就人才之事蓋其道至大其事至難言之且不易况行之乎顧其説似不可易願足下更敎之

已有才乃能知人之才已有倍人之才乃能用人之

才至於成就人才則非德業器量包舉一切者不能也故其事至難

又

敵所欲攻之地必不令人先知之得豫為備也今日聞其欲攻某地以重兵守之明日聞其欲攻某地又以重兵守之設沿邊之地有七八千里能徧守乎昔人謂長江數千里如人七尺之身護風寒者不過數處此至論也吾所必當守者不必問敵之攻否也其餘散處當使守土者人自為守敵人來攻或急救之或姑委之此則

臨事之變不能豫定足下守邊策中於此一事反覆數百言不得要領用敢以鄙見奉質如其不當勿厭違覆

又

弊在十年之後患在千里之外能知之者識也能治之者才也僕於識雖不能自信猶可自勉才則短矣此所以不敢求仕也足下識不勝我而才過我固可以仕然竊願足下益勤學問以擴其識增其才夫可仕而不仕止於身弗顯榮而已既仕而才識不足其患匪僅弗顯榮也故願足下自審之也

卷上終

隨山館尺牘卷下

山陰汪　瑔玉泉

與松人

來書謂朱梅崖文志大而力不足又短於情眞識微之論梅崖意輕魏叔子之文究其所得詎足當叔子哉晚年極稱震川學問漸深客氣日減自知古人未易可及亦性情所近有偏嗜也至其詆三蘇文則好爲大言耳固不足辨

又

文章傳世有久暫亦有多寡宋以來名家有文集百數十卷者後世或傳數十篇或僅傳數篇能傳全集者寡矣即傳亦在顯晦間後人未必誦讀效法之也然則如歐蘇者豈易及哉

又

宋之陸放翁金之元遺山其古文皆成家近人選遺山而置放翁何也放翁文氣力不如遺山而和平整潔勝之足下深於古文者能論定之否

又

學古人文字有形有神初必形似然後可言神似也然所謂形似者上則規彷格局下則摹擬聲調非撏撦字句如生吞活剝之爲也山翁動言學古人不在形皃然此豈初學所能而某某教其門人又曰以撏撦爲事蓋一失之過高一失之過卑鄙人皆不敢謂然也

又

秦淮海集有吾鄉徐青藤評語似是湖北所刻不知與四庫本一同否曾茶山周草窗仇山村三集是閩中照武英殿聚珍板重鋟其中間有譌字茶山集中有誤收

放翁詩僕於松煙小錄中已辨之

又

遼金元三史明南監本殊不佳然武英殿本頗難讀曾文正謂三史中極熟之人有不知爲誰者以人名皆經譯改也僕擬一本並藏正以此故請飭購之不必以價貴爲疑

又

得手簡承索玉茗堂集今付去若士詩文前不附王李之盛名後不預鍾譚之流派求之當日可云別調孤行

其五古有數篇學老杜者、似在滄浪之上、而明詩綜不選、文集中有一篇爲柳州致辨者、僕竊喜其說、足下試觀之謂爲何如、若士欲修宋史而未成、全謝山嘗見其目錄、極稱其體例之善、然則若士固精史學、不獨工詩文詞曲者、而集中初無一言及於宋史用功致深、迄不自襮、古人信不易及哉、

又

宋潛溪唐順之王鳳洲文集已收到、潛溪所著、如浦陽人物志之屬、筆致卓犖可喜、集中少時之文亦精采逼

人而入明後所作時露學究氣何也應制之文尤甚順之之文明代人罕與抗手者而書牘多爛漫鳳洲天資學殖一時無兩特客氣太重存文太多使刪去大半存其精要者後人何遽能掉磬耶僕於明人文集擬時殊不多見近年購之故書肆假之藏書家所見亦尚不及百種此所論三公文不知當否幸教之凡欲知古人才力之厚薄學問之淺深必讀其全集乃可選本持擇各隨不足以瞻古人之眞也

又

得手示並付還張江陵集已照收足下謂江陵褋霸之才此人所共知不足論至併其相業而詆之則僕竊謂不然國勢中衰之際得如范文正韓魏公者數輩何若得如李贄呈張江陵者一人僕平日議論如此發言偏宕不自諱也足下如以為非不妨更教之

又

南雷之文於王李歸唐外自成一派初無秦漢八家面目而未嘗不出於秦漢八家大抵以性情學問為文而不徒以格局聲調為文集中文驟讀之或不能得其意

之所注大抵有不能言不忍言之隱故以迷離斷續之詞寄其悲慨纏綿之意其格局聲調不與他人同故二百年來學其文者自全謝山外殊不多見也南雷所選明文僕未之見行篋中有此書否

僕讀古人文集不敢輒肆評論今因足下借書輒出其所見以相質言如不當幸賜指正

致陳朗山

人才有縱有横有數十年之才有數百年數千年之才此才之縱者也有數百里之才有數千里數萬里之才

此才之橫者也深厚者宜於縱博大者宜於橫其量可及數百里者或不能及數十年則橫者較易得也

與某進士書代

足下刻時文而命鄙人爲序聞之不勝惶悚弟以筆帖式改部曹擬例作外官所治者官文書耳未嘗學古文未嘗解時文何能爲時文作序乎若竟作一文刻之卷端天下人見之有不大笑者乎至刻貲則弟任之將來足下自序中述及鄙人即是不朽所寄弟以百金之費博千載之名不須費心又免汗背豈非大便宜事乎一

笑

復辛仲仁

僕姿稟凡下學殖淺陋故不敢屑意於古文足下欲以此下詢將何以助高明之萬一哉日來適看虞道園歐陽圭齋兩家文集圭齋自言初謂道園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道園謝曰誠不能也脫乃大服其言見圭齋所譔虞雍公神道碑銘由此觀之爲文而炫耀聲色故爲奇崛以求稱於世殆非文之至者近世桐城派古文文專言義法義法固不可廢顧秦漢以來數千年

之文亦已夥矣一以義法求之殆亦未盡前見大集中與質齋論古文書斷斷於詞采句法之間已不免於徇末篇中又云文必奇博使見者舌撟口呿且不敢贊況敢訾之乎此言則尤過矣故敢述圭齋之言以塞下問之謙盡忠告之意當不以為忤耶

又

松雪蘭亭十三跋故是名蹟惟跋中有此卷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之語孟堅子昂之兄也而稱之曰趙子固乃與恆泛交遊稱謂相似何歟

又

周末諸子自荀楊外大抵出於老子申韓變之莊列衍之莊子所得較深然涉於虛今所傳列子蓋贋書也楊朱之言惟見於列子其義甚粗惟墨子之說流派最盛後世之異端無不出於墨者而皆在西方如釋迦如摩哈麥如耶蘇皆是也孟子不言老莊而距楊墨知墨之易以惑人也顧孟子闢之故不行於中國而行於外裔耳。

又　仲仁游嶺南從余假書多所辨證間以鄙意答之先後不下二三十通今所存者不及十之二三也

道德指歸論已收到此書曹氏學佺謂明末人僞作不敢以爲然明人僞書如天祿閣外史之類雖極意摹擬迄不能掩其造作塗飾之迹此書文氣雖不甚深厚然率意而出無所矜持亦無所雕飾猶有兩京樸茂之意似非後世人所能爲其句中用韻證之漢人他書亦皆相合明末人不甚通古韻恐作僞者不能爾也惟宋晁氏讀書志尙云存十三卷而卷首谷神子序乃言陳隋之際已逸其半此則可疑鄙人讀書少不敢定其眞僞幸詳考見示書中所稱莊子即君平自稱之詞漢避明

帝諱以嚴爲莊谷神子序明云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非莊周也（此說前人已言之但未引谷神子序爲證耳）後人取之以補莊子逸文恐未是

與庚白

承示令親所刻厲徵君秋林琴雅是僕求之數十年者得之良慰此本鐫刻甚精其詞與樊榭山房詞集字有異同者註於句下可因以考古人改定之故體例甚善特間有未及註者又詞前小序（昔人亦謂之曰題）亦多與集本互異似宜一體註其異同又此本之詞集多不載自係

樊榭於定集時刪去秋林琴雅刻於康熙六十一年樊榭山房詞集刻於乾隆四年相去凡十八年此亦宜註於詞後以見作者所以刪存之意數日來輒以集本對校一一識於卷中凡集本所無之詞以尖△於題上識之

茲將校本送呈察覽或與令親商之補作校勘記附於卷後所費不過十餘金而此書遂無遺憾似亦詞苑中一佳事也校本仍乞見還

鄙人悤悤校錄殆不能一一無舛漏令親如作校勘記尚須檢集本覆考之又各詞中間有疑字而其詞爲集本所無者亦須檢琴雅原本一一爲改定也又及

與湘士

某君在此與僕蹤迹疎濶然陰察其言行恃才而傲容或有之別無大過失也今橫被口語不知所由讒謗巧中無可自辯已決意去此矣然某君之來河陽公薦之謗言遠聞恐河陽且爲所惑某君既憤不自言僕故爲足下言之幸致書河陽一白其誣僕之言是非之公言也某君所被之謗稍究端緒便可明白語有之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固不能不有望於左右耳

復李秋丞

鶴山之行亦陶公所云慰情聊勝無耳然省門待次者幾於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得司道一委札幾如華陽十賚文足下無大力者推挽楊公既知足下則士為知己用不當更論廩稍之厚薄況異日倘有可望乎幸耐心處之

與丁茂丁

廣州有士人頗精九章之術嘗謂數為六藝之一士人所當知然世所常用而不可闕者皆算法之粗者也愈精微愈深妙則愈無用僕驟聞之頗駭其說而反覆思

之竟無以易也是豈獨算法然哉

與李樹人

僕涉世數十年未嘗無知我者然皆非得意之人知之愈深則其人愈不得意即如某某數公其初甚落落迨後相知漸深則某公去官某某兩公且未久即世矣僕多病早衰即諸公尚在當塗亦不望其薦雄說項而天猶吝之殆以僕才行無似不足以受人之知遂轉爲諸公累耶然知己之感終不能忘以足下與諸公雅故聊一言之

與幼恭

三十年來以詩文見贈者多矣稱之者旣逾其分惜之者亦未鑒其心惟大作兩章無一諛語而情誼之鄭重慰藉之深摯自可於言外得之若結語所云文章從古皆無用況是烽塵四起時沈痛蒼涼又不獨爲僕言之矣頗欲答和而人事恩之不得稍暇遲當以一律奉酬不次韻也

與某郡丞

漁洋山人豫讓橋詩云豫讓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

柱厲叔死報莒敖公此詩議論極佳然豫讓之於智伯有君臣之誼可以此責之若賓客友朋本無名分安得不論報施耶某公之於竹士待之不異衆人固不能責國士之報僕嘗至某公所見其客數人某公待之皆厚於竹士而竹士所治之事乃倍蓰於此數人某公非不知之乃數年來不惟無一推轂之言即尋常宏獎虛詞亦未之有然竹士終不以人逸我勞稍有怨言僕嘗微詢之竹士歎曰此不足言也數人者皆要人所推轂雖不治事居停主人不能問也吾異士傭書若親待養固

於不知己。尚何言乎。僕聞其言而悲之以爲竹士之於某公可謂無負矣。今某公罷官出塞賓客盡散乃欲邀竹士借忽之於無事之時。要之於倥偬之際已不免急而求之矣。況竹士高堂垂老豈能以身許人某公即有舊恩亦難同徒況平日本待以衆人者乎。足下知責竹士於今日不知責某公於曩時是仍重達官而輕寒畯豈能合竹士心服乎竹士不敢與足下辯故僕爲之一言足下其更思之

與徐白山

得手書知桂林之行又不得意此自適然之遭無可如何至謂平生未嘗得一知己意若有恨焉者則竊欲進一言於左右也虞仲翔有言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夫知己豈易得哉僕嘗謂知己一也而其人有二其等有三有知其性情行誼者有知其文章學術者所謂其人有二也有知其所長而成之知其所短而匡之者有僅知其短者亦有僅知其長者所謂其人有三也稱其長而實非所長譏其短而實非所短皆不足以言眞知眞知者其契合在性命之微其眞學出婁拏之右千百人中

不過得一二人又多得於貧賤之交風塵之表者也而今之人率求知己於達官顯仕之間僕竊以爲過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昔人又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夫相者交相之謂也彼達官貴仕之性情行誼學問文章我輩自問殆未有能深知者我不能知彼而欲彼之知我乎萬一知我必其生平性行學迹夙有氣類之感者也否則意度宏濶足以陶鑄羣才包羅英儁者也夫如是而欲旦夕遇之又安可得哉僕涉世數十年朋輩中有鑒其心迹者誇其文字者揚其聲譽者規其過失

者皆知己也然亦千百之一二而已足下自以未嘗得一知己不知足下嘗求之貧賤之交風塵之表乎抑但求之達官貴仕也結綠蘊珍期於三獻乘黃在廄冀夫一顧者情也然即不顧不獻將不得爲乘黃結綠乎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又曰人不知而不慍足下亦求爲可知而已在己者修之在人者聽之有知我者固可無憾即無知我者又奚足悒哉山林湖海中潛采匿耀者多矣欲求氣類其在斯人足下嘗問津否

又

文字體格愈高則售欺愈易無韻之文古文高於駢體駢體高於時文有韻之文樂府高於古詩古詩高於近體然而古文樂府可以欺人駢體古詩不能也駢體古詩或可以欺人時文近體必不能也惟字亦然古籀之體最高最易欺人篆隸次之行草又次之至於眞書之工否則能辨者衆矣然而近體時文之工者必出於樂府古文眞書之工者必出於篆籀此其故深於詩文書法者皆知之而世俗之謂爲甚工者有識或所不取謝一時之浮譽乃可蘄百世之深知有志者愼毋妄自菲

薄也

與喆老

得書具見相愛之意僕平生行事嘗爲世人所笑卻未嘗爲端人所非文章不爲俗人所喜亦未遽爲通人所薄人有軋我者避之而已不敢生報復心有輕我者置之而已不敢生計較心此非欲博長厚之名亦非眞有涵容之度特自問機權氣力皆不如人若猶樹敵召爭必致隨處皆成荆棘故忍之又忍如司空表聖所云忍事敵災星耳一切名利之場從來有退無進甚不入從

塗又非商賈本無可爭也此君與僕落落其試僕之語僕皆知之所以不辯者有此事則須辯無此事則不必辯也語有之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世豈竟無智者乎況閣足下已知其妄矣又何俟僕之喋喋也哉

與徐道如

近世有某氏作筆記專言因果中有一則云某觀察得罪下獄傳重菴臬使與有夙隙不之救觀察遂見法傳公病革時見其索命云云此說不知某氏從何得之傳公逝世時　先大父在其幕中初未聞觀察爲厲之事

且使觀察無罪而傅公陷之於死因而爲膺事或有之
觀察自以罪致法傅公不能宛轉活之遂以爲傅公之
過然則同官有罪皆當枉法力救而後可也有是理乎
此必觀察之子姓族婣造爲此說以快其私某氏不察
遂誤信之耳論衡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世多有
之然傅公君子也而受此誣謗是非亦太倒置矣足下
與傅公有連昨日席間謂傅公亦有不滿人意處豈別
有所指耶抑卽指此事也若指此事則公之受誣甚矣
是不可以不辯

復徐霞友

近日學術人所共趨者曰西學曰考據而性理亦其一也此三者皆與詞章異趣僕於三者既無能爲復顧私喜詞章其所自爲則又才薄學疏無所成就此既世所不好而藝復不工故不敢出以示人耳足下乃疑其自秘卽不得不自炫矣蕺稾五帙送上如不鄙爲不足教幸有以切磨之

復張子羅太守

人之鍥薄者似精明陰險者似沈摯故自難辨然實不

難辨也、世豈有端人正士盛德長者而訐人之陰私迫人於絕地者乎、某公之信此人、直是爲其所愚、然亦某公欲以明察自矜之意有以來之、今此人敗矣、某公未必不悟、特不肯認錯耳、

致徐伯生

國朝科名盛事多在東海一門、德清則祖孫五世繼入翰林、崑山則兄弟三人並登上第、君家自廉訪公以來、簪組不乏、而科甲之盛尚有待於後人、足下英年美才、令弟輩亦備承過庭之訓、人龍三鳳捷南宮而入西清、

度非異人任也。幸奮青雲俾僕預覩其盛則衰年之深幸矣

與戚某

人家盛衰亦是運命循環必然之數然盛者無有勿衰而衰者不皆復盛其故可深長思也當其盛時誠厚謙謹不敢以一毫加於人則其衰稍遲既衰亦可以復盛否則不久必敗且一蹶不復振矣可不畏哉

與盧某代

足下以貧故賣文傭書入貴人之幕非得已也以軒冕

之公卿遇單寒之章布非德度謙宏有愛才之實者意中總不免一驕字然或果無求於彼則彼之驕態亦無所施設其妄自尊大不可一朝與居便當託故辭之不必稍露詞色寒士與達官爭禮數論者多譏寒士之傲不敢議達官之驕蓋議達官慮爲所聞譏寒士則無所患也足下苟知此則處之不難矣

足下先公督兩粤去今僅二十餘年卽尊甫爲二千石去今亦止十餘年耳人事變遷盛衰轉瞬北海之尊未冷西華之帔已寒某公苟思及此於足下當稍

加意矣使其不然則足下之去留固宜早自為計也

與門人

詩文案牘只是一理多看多做便能神明於規矩之中

又

記室訣詞自不能免然亦須小小留意如稱頌公卿可譬之為皋夔不可譬之為禹稷也應酬書牘例用駢體當以宋人四六為法宋人文集傳世者多遍購固難行篋中亦不便攜帶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宋四六話兩宋儷詞之淵海也宜時時閱之

又

孟子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昌黎作何蕃傳則曰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一聖一賢語各有當蓋孟子之所謂興者德行也昌黎之所謂立者勳業也勳業不能無所待而立德行不必有所待而興足下此時但當自勵德行至於勳業則姑待之待而不得則亦命也若以不能有所立遂并不求其所以興則大誤矣

與從子

昌黎有言凡欲讀書宜畧識字識字之難不在世所罕見之字而在人所常見之字汝輩方應有司試及佐人幕事先當求之字典復由字典而求之廣韻玉篇又求之說文以立其本此外如復古編六書故六書正譌諸書並

國朝諸儒段氏江氏小學之書皆當涉獵及之縱未能貫串會通亦可畧識字矣至於舉場文字官府簿書則必當要諸字典不惟恪遵功令亦使人易識也嘉應楊學生孝廉嘗應試禮部已入彀矣以文中所用研磨研

舉字皆寫作掔主司疑之遂被落道光初某縣令公牘中書皃抑字作皃印亦爲上官所斥此皆當引以爲戒者好古而不泥隨時而不流是在臨文時加之意爾

少時見人誤寫一字誤讀一字輒竊笑之其後閱歷漸多見聞漸廣乃知平日誤寫誤讀不知凡幾自笑之不暇其暇笑人乎又其甚者以人爲誤而實不誤以己爲不誤而實大誤此尤可笑之甚者故畧舉不曰識字而曰畧識字誠知識字之不易也此吾少時可悔之事故舉以爲戒汝輩其深識之

與友人

足下遠遊數千里外、乃以遭值齟齬、垂橐而歸、良難爲心、然有志者於此正當以召尤攖詬之時、爲動心忍性之學、昌黎琴操云、雪霜貿貿、薺麥茂茂、君子之傷、君子之守、敢以此爲足下曷也、附去二十金聊佐行李首途何日、容再走送不宣、

又

承示蘭亭爭坐位二帖、皆非佳拓、蘭亭如南海吳氏定武本、番禺莊氏神龍本、坐位帖則河南祝氏所藏宋拓

三本僕皆見之此外朋輩所藏皆下駟稍勝亦中駟耳此種名帖尋常難遇遇之亦力不能購請姑置之何如

又

學書須求不甚著名之唐碑學之唐人碑版中如醴泉銘夫子廟堂碑聖教序宋廣平碑之屬赫然有名者宋拓一本其價不下千金而法帖中如閣帖太清樓帖之類亦須數百金即戲鴻渤海舊拓亦須數十金皆非貧士力所能購若尋常類帖大抵輾轉翻刻較之真迹相去不知幾許則又不可學惟學唐碑有數善焉唐人多

就石書丹神氣不失其不甚著名者椎拓既少字畫尤完好一也購不必重價得之較易二也傳世尚多可以博收約取三也擇其中與自己筆意相近者專心摹習上可窺魏晉之源下可啟宋元之秀及其成功亦自足名家正不必騖虛名徇流俗若求名帖也況求之未必得得者未必佳乎弟固不工書然從事臨池者數十年深知寒士學書之苦足下如有志翰墨幸勿河漢斯言

又

今日作一小詞錄以呈政此詞不足觀聊博噴飯耳

柳梢青

夏日訪友人於督署西齋聞鳴蛙閣閣然異而詢之則西隣撫署後園中有荒池畝許蛙所宅也僕有孔稚圭之癖喜聞此聲戲賦小詞以張之

一片鳴蛙黃梅雨罷青草池窪休問官私書迷蝌斗更亂蝦蟇　沆沆東閣南衙偏有箇閒人聽他綺戶笙歌署中方演劇戟門鼓吹爭不多些

又

昨見方伯云足下所作壽序已失其稾祈補錄交來北

史崔宏羅結兩人皆有總三十六曹事而足下文云高頻總三十六曹檢隋書及北史頻傳無此事一時誤記耶抑別有所本耶幸示及

又

寓中所種黃白菊已盛開矣舍親又贈以紫菊四盆淡紅菊洋菊各六盆列之庭次遂如貧兒暴富輒小治盤飧奉邀足下與某某諸君賞之秋花如人秋士如酒茄簷落日時傾耳聽屐聲矣

又

足下好罵人仲約以為狂且引禰正平為戒足下勿譆也而仲約亦勿譆足下僕則以為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足下同鄉之林西仲其學識僕頗不謂然然其論禰衡謂當罵曹操不當罵劉表黃祖則所言良是如表祖者詎足罵哉今足下所罵之人尚在表祖之下仲約不以為不足罵而以為不可罵宜足下之不服也然其人既在表祖之下足下罵之亦不足以稱狂士夫日日罵人併狂名亦不可得又何為乎我輩作劉四可作正平亦可惟作山膏則不可幸更思之

又

僕少時意氣自許有俯視一切之意當時戚友咸以狂生目之其後讀書稍多涉世稍久乃自知無一事可以勝人不覺廢然自沮足下盛年美才勝僕十倍然必謂天下人皆出其下則僕不敢爲是言度足下亦未必有是心也既無是心而詞氣聲色之閒顧若高亢凌厲以攖尤而召謗僕不能不爲足下惜矣明知再閱數年足下必翛然而改然與其改之於異日而已被謗言何若改之於此時而使其無謗僕爲前車足下所宜深戒也

以數年之長承足下過相引重用敢布其區區

又

僕在今日固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然在少時自許亦正不薄困之以境遇限之以精力今卽求爲文士而不可得矣比年客行省客使院章奏文檄日旲不遑其實皆吏胥之能事於世無毫髮之益所差勝於吏胥者不以牘背示人求財利耳老貧客大布衣思之令人慚而戔戔者猶以長揖公卿編書生之榮遇也豈不可歎可笑

又代企堂師

縱酒迷花客中常事然獨我輩爲不宜野田多露珍衛必疏、一也客囊無幾浪費何堪二也既作冶遊豈無狎友彼或探刺公事因以招搖則身名之累矣三也昔某公以記室狎一女伶意甚不悅僕寓書某公謂其不必防閑賓客。然此就某公言耳、若就記室言。固不宜作杜牧之矣。足下盛年美才、宜自珍重況所治皆官文書非記室僅司筆札者比善和坊不宜數至也幸留意一思鄙言、

又

來書以僕名不出里巷謂世不知僕若有所深惜焉者此自足下愛僕之過非情實也僕本庸人世亦以僕爲庸人夫以庸人爲庸人不可謂之不知也人之有德藝文學者乃可以見知於人有名於世僕固未嘗有也旣未嘗有所謂德藝文學者而忽有人焉稱之揚之欲其有名於世是則眞不知僕者而世固無此人也今日以前世無不以僕爲庸人之人卽無不知僕之人至今日而足下有此書則不知僕者得無轉在足下乎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者不必有其名矧僕之無其實者耶猶幸

其無所聞於世故能以蹇劣自安否則必且召謗而貽笑矣足下果愛我幸勿復言

又

大僚開府必有賓客僕在此賓客之一耳所治之事類皆沿襲故牘期於令甲無悖而止至於邊防之設施民生之利病未嘗見問固當緘默僕家徒壁立歸耕無田不得已佐人幕事資其歲脩以給朝夕韓詩外傳曰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僕之所處乃正類此辱問輒答庶能深鑒鄙懷

又

學問境界有縱有橫縱者直上橫者旁拓也少時以學力助天資專心揖志進境甚速所謂縱也天資有定分即以學力發之亦充其量而止壯歲以後雖加學力祇能橫之使廣不能掖之使高所謂橫也縱者有盡而橫者無窮縱者天爲之而人助之橫者人爲之而天不能助也學者勿自閡其縱者可也勿自限其橫者可也

又

改眞書以從說文於事頗不便君文字爲小學而作獨

之可也他文則殊不必。夫說文許君所著之書也許字當作鄦而說文自敘祇作許字近世爲說文學者謂許君從俗也元和江氏沅說文釋例許君且從俗矣。爲許君之學者乃欲出許君之上乎。

又

昨日席間足下論林文忠公請綏征一片於通體散行中忽著偶句一聯以爲古無此格僕竊不敢謂然自北宋以來奏疏劄子大抵散行居多然篇中往往著偶句即就坡文而論上神宗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皆散行

而篇中偶句亘不一而足蓋奏議與他文不同篇幅長者或數千言尤必間以偶句乃見整練此如長江千里束以雙峽斂其氣勢始不散漫也如足下言必若劉原父請罷征五谿疏始爲正格其實原父此文有意規摹漢人當時奏疏如此者絕少昌黎首倡古文之說而集中表疏皆用當時之體其故可深長思也

又

旅譚一書小說家言耳承足下爲之詳審刊定感何可言惟謂書中所記諸公旣稱其謚不當復注其名一條

足下之意殆以謚以易名謚與名不容並舉耳然國朝臣工得謚多不見於邸鈔若舉其謚而不注其名有不知爲何許人者且以古例言之如漢書惠紀書趙隱王如意文紀書楚元王交皆謚與名並舉至於史記漢書中各年表於功臣諸侯王既書其謚復書其名者不一而足正史且然況說部乎即以說部論之所記憶者如石林燕語稱陳康肅堯咨春明退朝錄稱王文康曙而曙字旁注皆其例也旅譚所記如曾文正胡文忠諸公天下知名原可不注茍此數公外頗有不能不注

者或注或否更不畫一故概注之耳。此等處似可不拘是以因仍初稾不復刊改非僕敢於護前自是也

謝人餽豆豉 代企堂師

伻來承惠豆豉一器味配紅鹽香餘翠菽名之幽菽記南閣之遺文。佐以蒓羹觸東吳之歸夢。加餐助我對食懷君三日口香一緘心寫某人白

謝人送茶椀

蘭訊相貽茗甌偕至數乃逾於七椀惠更重於一甌撈腸而卷之五千。兜負睡起潤書之用入手而寒消三九

剛誦客來當酒之詩宜捧玉以同珍遲報瓊於異日